

常侍人：求退是也。又元之二字，考之六經無所見。而兩漢書多用之。如前漢文帝紀：「全天下元之之民。」武紀：「燭幽隱，勸元之，所以化元之。」宣紀：「不忘元之。」元紀：「失望元之。」何辜元之？大困元之之民，勞於耕耘，元之騷動元之，安所歸命？成紀：「元之，寃失職者衆。」哀紀：「元之不贍，刑法志：「惟元之不逮。」嚴安傳：「元之黎民得免於戰國，嚴助傳：「使元之之民安生樂業，賈捐之傳：「保全元之，東方朔傳：「元之之民各得其所。」魏相傳：「尉安元之，唯陛下留神元之。」鮑宣傳：「為天牧養元之。」蕭育傳：「安元之而已。」康衡、薛宜傳：「哀閔元之。」王嘉傳：「憂閔元之。」谷永傳：「以慰元之之心。」白奴傳：「元之萬民是也。」後漢光武紀：「下為元之所歸。」賊害元之，元之元愁恨，惠茲元之，章紀：「誠欲元之去末歸本。」元之未諭深元之之愛和紀：「愛養元之。」下濟元之，順紀：「元之被害，質紀：「元之嬰此困毒，桓紀：「害及元之。」節后紀：「劉毅傳：「垂恩元之。」王昌傳：「元之創痍。」耿弇傳：「元之叩心。」郎顛傳：「弘濟元之。」貨贍元之，曹褒傳：「仁濟元之。」范升傳：「元之為所呼天。」免元之之急，鍾離意傳：「憂念元之。」何敞傳：「元之怨恨。」安濟元之，揚終傳：「以濟元之。」虞詡傳：「遭元之無妄之災。」皇甫規傳：「平生畢力以慶元之。」

是也予謂元之者民也而上文又言元之之民元之黎民元之萬民近於複重矣故顏注或云元之善意也

### 韓公潮州表

韓文公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坐此貶潮州刺史而謝表云臣於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論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遜而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韓所言其意乃望召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至編之詩書而無愧至於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東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語摧挫獻佞大與諫表不侔當時李漢革編定文集惜不能為之除去東坡自黃州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臣昔在常州有田租給饘粥欲望許令常州居住輒叙徐州守河及獲妖賊事庶因功過相除得從所便讀者謂與韓公相類是不然二表均為歸命君上然其情則不同坡自列往事皆其實跡而所乞不過見地耳且略無一佞詞真為可服

燕賞逢知己

白樂天為河南尹日有答舒員外云員外游香山寺  
數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值坐衙慮囚之  
際走筆題長句以贈之曰黃菊繁時好客到碧雲合  
處佳人來謂遣與禿二妓與舒君同遊也酡顏一笑大桃綻清冷秋  
聲寒玉哀軒騎逶迤棹容與留連三日不能回白頭  
老尹府中坐早衙纔退暮衙催謝希深歐陽公官洛  
陽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  
遣吏以厨傳歌妓至此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  
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丑是國訪東坡公於彭城  
一日訪小舟與顏長道携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南下  
百步洪吹笛飲酒乘舟而來坡時以事不得往夜著  
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為李太白死世間無  
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泛舟  
洪下追憶曩游作詩曰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漿  
肩相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巨羅味此三  
游之勝今之燕賓者寧復有之蓋亦值知己也

端午貼子詞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苑  
撰端午貼子詞多用具事然遣詞命意工拙不同丑

禹王云紫閣瞳矐隱曉霞瑤墀九御薦萑華何時又  
進江心鑑試與君王卻衆邪李邦直云父業成人後  
榴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揚  
子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  
驅盡神姦又得無又揚子江中百鍊金寶奩疑是月  
華沉爭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萬善心又江心百  
鍊青銅鏡架上雙奴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  
自勝五兵符傅墨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  
帳前施許沖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多年廢鷺  
陂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為池蘇子由云揚  
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搖風宮中驚捧秋天月  
長照人間助至公大槩如此唯東坡不然曰講餘交  
翟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  
無逸監興亡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若白樂天諷  
諫百鍊鏡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  
甘有九五飛天龍人々呼為天子鏡又云太宗常以  
人為鏡監古監今不能監容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  
揚州百鍊銅用意正與坡合予亦嘗有一聯云願儲  
醫國三年艾不博江心百鍊銅然去之遠矣端午故  
事莫如楚人競渡之的蓋以其非吉祥不可施諸祝

頌故必用鏡事云

容齋五筆卷第九

容齋五筆卷第九十二則

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若因其土地所宜木為之，初非求異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不必致問，既聞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既非成事，尚為可說，又非遂事，尚為可諫，且非既往，何咎之云，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

頌故必用鏡事云

容齋五筆卷第九

容齋五筆卷第九十二則

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若因其土地所宜木為之，初非求異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不必致問，既聞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既非成事，尚為可說，又非遂事，尚為可諫，且非既往，何咎之云，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

我記之者欲與前言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說然戰栗之對使出於我則尊君於猛顯為非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正救以杜其始兩者皆失之無所逃於聖人之責也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為所逐以至失邦其源蓋在於此何休注公羊傳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然則戰栗之說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栢栗為神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說有之

絕句詩不貫穿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  
暴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  
此歐陽公絕妙之語然以四句各一事似不相貫穿故名之曰夢中作  
永嘉士人麟韶喜論詩嘗立一說云老杜近體律詩精深妥帖雖多至百韻亦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無間斷齟齬處而絕句乃或不然五言如遲日江山麗  
春風花草香  
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急雨稍溪足斜暉轉樹腰  
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  
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鑿井交棕葉開渠斷竹根

扁舟輕裹纜，小徑曲通村。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  
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鴉雞。釣艇收緝盡，昏鴉接翅稀。  
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簷。  
地暗絲丹，江白草纖，七言如糝徑，揚花鋪白氈。  
點溪花葉疊青錢，荀根雉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  
眠，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窻含西嶺千  
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之類是也。予因其說，以唐又  
萬絕句考之，但有司空圖雜題云：驛步堤縈閣，軍城  
鼓振橋，鷗鳴胡鴈下，雪隔嶺梅飄。舴艋猿偷上，蜻蜒  
燕競飛。樵香燒桂子，苔濕挂沙衣。

### 農父田翁詩

張碧農父詩云：運鋤耕斲侵晨起，隴畔豐盈滿家喜。  
到頭木杵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杜荀鶴田翁詩  
云：白髮星，筋骨衰，種田猶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  
平納，任是豐年也受飢。讀之使人愴然。以今觀之，何  
啻倍蓰也。

### 衛宣公二子

衛宣公二子之事，詩與左傳所書，始末甚詳。乘舟之  
詩，為伋壽而作也。左傳云：宣公燕於庶母夷姜，生伋  
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



朔譖伋子，宜姜者宜公所納，伋之妻，翻譖其過，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并命，案宜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以能同母譖兄壽，又能代為使者以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辨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為難曉也。

謂端為匹

今人謂縑帛一匹為壹端，或總言端匹，按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文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也，然則以端為匹非矣，湘山野錄載夏英公鎮襄陽，遇大禮赦恩，賜致仕官，束帛以絹十匹，與胡旦旦笑曰：奉還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諸儒韓康伯等所解束帛義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帛則卷其帛為二端，五匹遂見一端，正合此說也，然周易正義及王弼注韓詩外傳皆無其語，文瑩多妄誕，不足取信，按春秋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云束帛謂玄三縑二，玄三法天，縑二法地，若文瑩以此為證，猶之可也。

唐人草堂詩句

予於東圃作草堂，欲采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姑錄之于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栽，草堂墜西無樹林。白公有別草堂三絕句，又云：身出草堂心不出，劉夢得傷愚溪云：草堂無主燕飛回，元微之和裴檢書云：清江見底草堂在，錢起有暮春歸故山草堂詩，又云：暗歸草堂靜，半入花源去。朱慶餘稱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曾與雪為隣，顧況不作草堂招遠客，郎士元草堂竹徑在何處，張籍草堂雪夜携琴宿，又云：西峯月猶在，遙憶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游。陸龜蒙草堂祇待新秋景，又云：草堂盡日留僧坐，司空圖草堂舊隱猶招我，常莊今來空訝草堂新。子蘭策杖吟詩上草堂，皎然有題湖上草堂云：山居不買剡中山，湖上千峰處，閑芳草白雲留我住，世又何事得相關。

公穀解經書曰

孔子作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大抵志在尊王，至於紀年叙事，只因舊史。杜預見汲冢書魏國史記，謂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以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所謂書日不書日，在輕重事體，本無所系，而公

羊穀梁二傳每事斷之以日故窒而不通左氏惟有  
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一說其它亦鮮  
今表二傳之語以示兒曹公羊云益師卒何以不日  
遠也葬者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  
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  
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庚寅入郕其  
日何難也取邑不日桓之盟不日信之也甲寅齊人  
伐衛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壬申公朝于玉所  
其日何錄乎內也辛巳晉敗秦于穀詐戰不日此何  
以日盡也甲戌敗狄于鹹其日何大之也子卒何以  
不日隱之也即位不日穀梁最多早者之盟不日大  
夫日卒正也諸侯日卒正也日入惡入也外盟不日  
取邑不日大閱崇武故謹而日之前定之盟不日公  
敗齊師不日疑戰也公敗宋師其日成敗之也齊人  
滅遂其不日微國也公會齊侯盟于柯桓盟雖內與  
不日信也滕陳人之婦其不日數淪惡之也癸亥葬  
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子卒日正也不  
日故也有所見則日戊辰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  
以日美之也辛卯沙鹿崩其日重變也戊申隕石于  
宋是月六鵙退飛石無知故日之鵙微有知之物故

月之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以具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其不月矢其所繫也丁未高臣弒其君髡髡之卒所以謹高臣之弒也乙巳及晉處父盟不言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辛丑葬襄王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乙卯晉楚戰于邲日其事敗也癸卯晉滅潞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賢也甲戌楚子卒夷狄卒而不日日少進也癸酉戰于鞏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恣也梁山崩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鼯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辭也庚申莒潰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秋公至自會不日至自伐鄭也丙戌鄭伯卒于操其日未踰竟也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其日正紇之出也蔡世子弒其君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四月楚公子比弒其君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日善是盟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定之即位何以日也著之也它釋時月者亦然通經之士可

以默論矣。沙鹿梁山為兩說，尤不然。蘇子由春秋論云：公羊穀梁之傳，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怒？其意蓋亦如此。

### 柳應辰押字

予頃因見鄂州南樓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得其人名應辰，而云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既載之四筆中，今始究其實。柳之名是已。蓋以國朝寶元元年，呂溱榜立甲科，今涪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大宋熙寧七年甲寅歲，刻尚書都官員外郎武陵柳應辰。

時為永州通判，仍有詩云：涪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開將此地鐫。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閩中陳思者跋云：古柳都官欲以恠取名，所至留押字。盈文莫知其何為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施於文記間，以自別識耳。今應辰鐫刻廣博如許，已恠矣。好事者從而為之說，謂能祛逐不祥，真大可笑。予得此帖，乃恨前疑之非。石傍又有蔣世基述夢記云：至和三年八月，知永州職方員外郎柳拱辰受代歸闕，祁陽縣令齊術送行至白水，夢一儒衣冠者曰：我元結也。今柳公游涪溪，無詩而去，予盍求之，覺而心異之，遂

獻一詩，柳依韻而和其語，不工。拱辰以天聖八年王拱辰榜登科，殆應辰兄也，輒并記之。

### 唐堯無後

堯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後雖不有天下，而傳至於陳及田齊，幾二千載。惟堯之後，當舜在位時即絕，故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原丹朱之惡，固有所絕。方舜禹之世，願不能別訪賢，曾為之立繼乎？左傳載子產之辭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謂唐人之季，非周武王子封於晉者。成王滅唐而

封太叔，又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有劉累氏曰御龍。范宣子曰：白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御龍氏，然則封國雖絕，尚有子孫。武王滅商，封帝堯之後於薊，而未嘗一見於簡策。史趙言楚之滅陳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臧文仲聞蓼與六二國亡，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堯之盛德，豈出舜臯之下，而爵邑不能及孫，何也？

### 斯須之敬

今公私宴會，稱與主人對席者曰席面，古者謂之賓，謂之客是已。儀禮燕禮篇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

賓少進禮辭。又命之賓許諾。左傳季氏飲大夫酒。臧  
紇為客。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杜預云。客  
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益以權工部侍  
郎受命使金國。侍從共餞之於吏部尚書廳。陳應求  
主席。自六部長貳之外。兩省官皆預。凡會者十二人。  
薛在部位最下。應求揖之為客。薛不就。曰。常時固自  
有次第。奈何。今日不然。諸公言此席正為侍郎設。何  
辭之為。薛終不可。予時為右史。最居末坐。給事中王  
日嚴目予曰。景盧能倉卒間應對。願出一轉語折衷  
之。予笑謂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  
鄉人。侍郎姑處斯須之敬可也。明日以往。不妨復如  
常時。薛無以對。諸公皆稱善。遂就席。

丙午丁未

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輒有變故。非禍生於內。則  
夷狄外侮。三代遠矣。姑撫漢以未言之。高祖以丙午  
崩。權歸呂氏。幾覆劉宗。武帝元光元年為丁未。長星  
見。蚩尤旗。亘天。具春戾。太子生。始命將出征。匈奴自  
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屠夷死滅。不可勝數。及於巫蠱  
之禍。太子子父皆敗。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  
立。而復廢。一歲再易主。成帝永始二年三年為丙午。

丁未王氏方盛封莽為新都侯立趙飛燕為皇后由是國統三絕漢業遂頽雖光武建武之時海內無事然勾引南匈奴稔成劉淵亂華之釁正是歲也殤帝安帝之立值此三年東漢政亂實基於此威帝終於永康丁未孝靈繼之漢室滅矣魏文帝以黃初丙午終明帝嗣位司馬氏奪國兆於此時晉武太康六年七年惠帝正在東宮五胡毒亂此其源也東晉訖隋南北分裂九縣焱回在所不論唐太宗正觀之季武氏已在後宮中宗神龍景龍其事可見代宗大曆元二大盜初平而置其餘孽於河北強藩悍鎮卒以亡唐寶曆丙午敬宗遇弒大和丁未是為文宗日露之悲至於不可救藥僖宗光啓之際天下固已大亂而中官劫幸興元襄王煊僭立石晉開運遺禍至今皇朝景德方脫契丹之擾而明年祥符神仙宮觀之役崇熾海內虛耗治平丁未王安石入朝惰亂宗社靖康丙午都城受圍逮于丁未汴失守矣淳熙丁未高宗上仙揔而言之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々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 祖宗命相

祖宗進用宰相惟急所屬初不以內外高卑為主若



召故相則率置諸見當國者之上。太平興國中，薛文惠公居正薨，盧多孫、沈倫在相位，而趙韓王普以太子太保散秩而拜昭文。咸平四年，李文靖公沈為集賢，而召故相呂文穆公蒙正為昭文。景德元年，文靖薨，王文正公旦、文穆公欽若為參政，不次補而畢文簡公士安由侍讀學士寇忠愍公準由三司使並命為史館集賢。畢公雖歷參政，不及一月。至和二年，陳恭公執中罷，劉沆在位，而外召文富二公文公復為昭文。富為集賢，而沆遷史館。熙寧三年，韓獻肅公絳、王荆公安石同拜，韓在上而先罷，荆公越四年亦罷。韓復為館相，明年荆公再入，遂拜昭文，居韓之上。元祐元年，召文潞公於洛，司馬公自門下侍郎拜左僕射，固辭乞令彥博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而已。為右以佐之，宣仁不許，曰：彥博豈可居鄉上？欲命兼侍中行右僕射。會臺諫有言，彥博不可居三省長官，於是但平章軍國重事。崇寧以後，蔡京凡四入，輒為首台，此非可論典故也。隆興元年冬，湯岐公思退為右僕射，張魏公浚為樞密使。孝宗欲命張為左，請於德壽。高宗曰：湯思退元是左相，張浚元是右相，只仍其舊可也。於是出命。

容齋五筆卷第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